

第二十九回 趙翠秀代主替嫁 花有憐姦拐紅顏

話說上元縣見了回文，即刻陞堂，將魏臨川提到丹墀下。知縣喝道：“你這奴才！有多少匪黨，在外坑害良民？快快招來！免得本縣動刑。”魏臨川聽見，並無此事，嚇了一跳，稟道：“這宗銀子實在係花公子所付，祇求大老爺開恩，將小的解回，便見明白。”知縣喝道：“你這奴才！在本縣境內，害本縣子民，要想解上杭州，意欲半路脫逃，先把你這奴才狗腿夾斷，後問口供。”吩咐夾起，兩邊一聲答應，走上三五個衙役，不由分說，拉上堂來扯去鞋襪，將腿夾起，魏臨川大叫一聲，昏死過去，半晌方纔醒來，口稱：“老爺，小的這件事真正冤枉。”知縣大怒道：“這光棍還要抵賴，稱甚麼冤枉？”吩咐收繩，兩邊一聲答應，又是一繩收足。問道：“招不招？這假銀子從何而來？”魏臨川哀告道：“實係花府的。”知縣喝道：“你還說是花府的！既然是花府的，為何花府不認？本縣知道，你這奴才久走江湖，慣會熬刑。”吩咐左右再收，兩邊答應，又是一繩收足，魏臨川哎喲一聲，又昏死過去。知縣吩咐取涼水噴面，魏臨川醒來。知縣問道：“招也不招？”魏臨川道：“老爺！小人實是冤枉難招。”知縣大怒罵道：“你這光棍，如此熬刑，還稱冤枉，又用棍打這狗頭。”

兩邊衙役一聲答應，舉起無情棍來，認定夾棍上打來。魏臨川“哎喲”一聲，又昏死過去了，半晌醒來。叫道：“爺爺！小人受刑不起，情願招了。這宗銀子本不是花府的，是小人自造的，來騙他緞子是實，不想天網恢恢，被他識破。”知縣見魏臨川招了，又問道：“你匪黨，共多少人？做過幾次？”魏臨川告道：“就是小人一個，沒有匪黨，這是初次出來，被人識破。”知縣暗想：這樣光棍，也不知害了多少百姓，不如早早送他性命，替萬民除害。吩咐：“鬆了刑具。”兩邊答應，登時鬆了刑具。知縣叫道：“魏臨川，本縣開活你。”魏臨川磕了一個頭道：“願老爺高陞一品，世代公侯。”知縣笑道：“本縣就此放你，恐百姓說本縣斷事不明，且帶去收監。”後書沒有交代。

且說花府內，忙忙碌碌，今日是二十五，到二十八日娶錢氏小姐過門，祇等錢氏小姐娶過門後，慢慢接崔氏進府。有憐聽了此言，也就不提起了，一心料理娶親之事。有憐心中暗想：我家大爺，幾番要把崔氏帶進府來，那時我卻不能相會他了，要不是破頭說他，纔息了這個念頭。將來把錢氏小姐娶過門，依舊將崔氏帶進府來，終久我在空處，目下大爺娶親的銀子是我掌管，不如拐他幾千兩銀子，與崔氏商議逃到他州外省，做個長久夫妻，豈不為美？強如這樣偷偷摸摸，耽驚受怕，不知崔氏心中如何？不若到晚間去試試他的意思，然後用計拐他。

主意已定，堪堪天色已晚，將身子溜出府門，到了魏家門首，輕輕用手扣門。崔氏正在房中，心裏暗想：魏臨川怎麼去了一個多月不見回來，莫非把他的銀子拐到別處去了？將我丟下也未可知。又想起花文芳足跡不來，連有憐的影子都不見，叫人摸不著一個實信，好不心焦。想了一會，正要去睡，忽聽敲門，心下想道：不知是那個冤家到了？忙拿燭臺走到門口，低低問道：“卻是何人？”有憐道：“是你心上人。”崔氏輕輕把門開了。花有憐把門推上，崔氏關好，到房中坐下，問道：“為何你這一向總不來走走，今日那陣風兒吹得來的。”花有憐笑道：“因大爺姻事甚忙，終日沒有工夫前來。今日特地偷閑來走走，惟恐你寂寞。”崔氏問道：“魏臨川為何還不回來？是何原故？花文芳亦不來走走？”花有憐笑道：“誰想著你？你還想著他？今日你斷了他的想罷。”崔氏見花有憐說話蹊蹺，難道他不回來了麼？有憐道：“也差不多。”崔氏驚問道：“為甚麼事他不回來？你這冤家不要哄我，把實話對我說！若不把真話告訴我，我從今後不許你上我門。”花有憐見婦人急了，遂道：“你若有真心待我，我便把實話對你說。”崔氏道：“我怎麼沒有真心待你？你今日若不說真話？你就請回去，從今不必上我的門！”花有憐道：“我若把真話告訴與你，祇怕你要著惱，原來我家大爺是天下第一個負心人。一向魏臨川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把那錢氏奪了過來。誰知他生出一條毒計，害了他的性命。造下三千兩假銀子。打發他上南京買緞子，不知怎麼犯在上元縣那裏，就行文來查。我家大爺好不狠心？他不招認，說臨川是個光棍，假冒相府之名，叫上元縣重究。那知縣見了回文，自然重處，想魏臨川久已作泉下之鬼。你想，我家大爺的心腸毒也不毒？狠也不狠？”

崔氏一聞此言，大驚道：“原來花文芳是這般狼心狗肺，把我的丈夫害了性命，叫我倚靠何人？”不覺大哭起來。花有憐勸道：“你且不必啼哭，我的話未曾說完。”崔氏收住淚道：“有話快對我說。”花有憐道：“我說來，你又會著惱。我家大爺連日不來，你道為甚麼原故，今日是二十五日，到了二十八日他將錢月英迎娶過門，就要帶你進府，你若細心小膽伏待他，他就留心在你身上；倘有一些不到處，他一時性起，反過臉來，輕者是罵，重者是打，再重則置於死地。自古道：‘侯門深似海’，那個敢與他要命？我今日特地把你底兒與你，你卻要小心，不要落在他圈套之中。那時要死不得死，要活不得活。”崔氏聽了花有憐這一番言語，登時惱得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把銀牙一咬罵道：“這個奸賊，如此可惡！無故將我丈夫害了性命，這般無情，不記當日對天發誓：‘死於刀劍之下’，我祇叫他犯了咒神，現報於我。”花有憐道：“你且定神細想主意，不必單是著急。”崔氏又道：“我明日拿個包頭，齊眉紮起，到錢塘縣那裏，代丈夫伸冤報仇，將這個奸賊拿到當堂，把他做過惡事，一五一十說出來：怎麼把我強姦，怎麼奪錢氏，怎麼叫我丈夫定計害了馮旭，怎樣叫馮夫季坤殺了春英，怎麼叫花能放火，燒死馮家許多人口，怎樣做了假銀，害了我丈夫的性命？”花有憐聽了這一番話，慌了手腳。

不知崔氏如何出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